

#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四十八回 印月潭僧人不俗 鳳儀亭妓女多情

話說聖天子與周日清二人，出了福星照客寓，問明路徑，來到西湖。只見一派湖光，果然是天生的佳景，行不多遠，有叢叢林，上寫著一塊匾額，乃是「三潭印月」四字。聖天子與日清說道：「可見人生在世，總要遊歷一番，方知天下的形勢，若非親眼看見，但知杭州西湖勝景，卻不知美景若何，地勢若何，豈非辜負這名湖的綠水。」兩人站在廟外，遠遠看見那湖光山色，果然一清到底。聖天子道：「怪道從前蘇東坡名句有云：『水光瀲灩晴偏好，山色空濛雨亦奇。』若非親到此地，哪知道西湖所以好，山色所以奇的道理呢？」日清聽聖天子如此說法，也就抬頭去看。見這湖面有三□里寬闊，三面環山，一碧如玉，適當昨夜小雨，將山上洗得如油一般，一種清氣直到湖心，彼此相映，任你什麼俗人，到此也神清氣爽。兩人觀看一回，步進印月堂，方丈早知有客，和尚出來迎接，邀入內堂坐下，早有人獻茶。日清向和尚問道：「上人法號怎稱？今日得晤禪顏，實深欣幸。」和尚連稱：「不敢！」道：「僧人名叫六一頭陀。」

聖天子聽他說出這兩字，忙笑道：「聞其名即知其人，可見法師是清和高尚，不比俗僧舉動的，但不知法師何以取六一兩字？當日歐陽修為揚州太守，修建平山堂住址，遙望江南諸山，盡收眼底，故起名平山，又平日常在客堂挾妓飲酒，以花宴客，往往載月而歸；後來又起望湖樓，無事就使居樓上，因自稱六一居士，這是當日歐公的故事，和尚今日也用這兩個字，諒必也有所取了。」和尚道：「檀越所見不差，歐陽公起這別號，雖在揚州，但此地也有一處勝跡，不知檀越可曉得麼？」

日清道：「我等初到此地，倒還不知，和尚既有用意，何不問道其詳，好去遊覽。」和尚道：「這湖西有座孤山，山上有口泉，與揚州平山堂第五泉相似，從前蘇東坡嘗到此地取水煮茶，品這泉水的滋味，卻與第五泉不相上下，因慕歐公的為人，乃當世的賢太守，適又在此品泉，所以命名取義，起了一個『六一泉』三字。僧人因歐蘇兩公，專與空門結契，曾記東坡與道通和尚詩云：『為報韓公莫輕許，從今島可是詩奴。』當時雖是戲筆，可見出家人也有知文墨的，不能與酒肉僧一同看待，僧人雖不敢自負，卻也略知詩賦，又因借家複姓歐陽，故此存了個與古為徒的意思，也就取名叫六一頭陀。」

聖天子聽他說了一大篇，皆是引經據典，一點不差，滿心歡喜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這個用意，但不知六一泉，現還在麼？」和尚道：「小僧因此取名，豈肯任其湮沒，檀越既要遊玩，今日天色尚早，可先叫人將泉水取來，為二公一品如何？」天子道：「如此則拜惠尤多了。」說著，和尚已叫人前去，這裡又談論一番，甚是投機。和尚見他二人雖是軍裝打扮，那種氣概卻是不與人同，心下疑道：「這兩人必非常人，我同他談了這一回，尚未問他姓名，豈不輕易放過？」因說道：「檀越才高子建，學比歐蘇，僧人有對五言對聯，教求檀越一書，以光禪室，不知可賜教否？」

此時天子已高興異常，本來字法高超，隨口應道：「法師如不見棄，請即取出，俾高某一書。」和尚聽說，當即在雲房內面，取了一副生紙五言聯對，鋪在桌上，那筆墨都是現成的，因時常有人在此書畫。天子取起筆來，見門房上是雲房兩字，觸機寫道：「海為龍世界，雲是鶴家鄉。」雖然只是□個字，卻是一氣而下，那種圓潤飛舞的筆力，真是不可多得。和尚見他將聯句寫畢，上面題了上款：「六一頭陀有道」，下面是：「燕北高天賜書」。寫完遞與和尚，和尚又稱謝了一番，復向周日清問道：「這位也是姓高麼？」日清道：「在下姓周名日清，這位卻是乾父，因往江南公差，從此經過，特來一遊。」此時六一泉的水已經取到，和尚就叫做人取了上等茶葉，泡了一壺好茶，讓二人品嚐了一回，卻是與揚州平山堂第五泉的水相仿。天子因見天已過午，加之腹中又饑，隨在身邊取出一包碎銀約有五兩多重，說作香儀。和尚謙遜了一回方才收下，兩人告辭，出了山門，復行繞過湖口，來到大路，只見兩旁酒館茶肆，不一而足。那些遊玩的人，也有乘船的，也有騎馬的，乃有些少年子弟，吹彈歌舞，妓女多姿，一時也說不盡那熱鬧。天子到了前面，見有一座酒樓，上面懸著金字招牌，是「鳳儀亭」三字，見裡面地方極大，精美潔淨，就與日清走進，在樓上揀了付座頭坐下。當有小二上來問道：「客人還是請客，還是小酌？」日清道：「我們是隨便小吃的，你這裡有些甚麼精緻酒肴只管搬取上來，吃畢一總給錢與你。」小二答應下樓，頃刻間搬上七八件酒碟，暖了兩壺酒，擺在面前，說道：「客人請先用酒，要些什麼大菜，只管招呼。小的不能在此久候，仍要照應別的客人，請你老人家原諒。」天子見小二言語和平，說道：「你去你的，我們要什麼，喊你便了。」兩人在此坐下，你一杯，我一盞對飲起來。

忽見上首一桌，擁了五六個妓女、三四個少年人，在那裡清拳。中有一個妓女，年約二八光景，中等身材，一雙杏眼，兩道柳眉，雪白的臉兒，頰上微微的紅色暈於兩旁，雖不比沉魚落雁，也算閉月羞花，那些少年，都在那桌上歌彈歡笑，卻不見她有一點輕狂的體態，就是旁的妓女，勉強猜拳飲酒，也不過略一周旋，從不自相尋鬧。天子看了一會，暗道：「這妓女必非輕賤出身，你看這莊重端淑，頗似大家舉止，只可憐落在這勾欄之中，豈不可惜？」正自疑惑，忽見另有一妓，將她拖往下面桌上，低低說道：「你們那件事，可曾說好麼？你的意中人究竟肯帶你出去麼？」這妓女見問，歎了一口氣說道：「姐姐你不必問了，總是我的命苦，所以有這周折，日前那老龜已經答應，說定五百兩身價，你想他一個窮秀才，好不容易湊足這數日前來交兌，滿想人銀兩交。哪知胡癩子聽了這個風聲，隨即添了身價，說要一千兩，老龜見又多了一倍，現在又反齒不行了。他現在如同害病一般，連茶飯也不想吃，這些人約他同來，他都不肯，我見了他那種樣子，哪得不傷心，因眾人要代我兩人想辦法，不得不前來應酬，我看這光景，也想不出什麼法來。就使大眾出力，也添五百兩銀子，若小胡再添一倍，還不是難成麼？弄來弄去，徒然將銀子化費，把我當為奇貨可居，我現在打定主意，老龜如聽眾人言語，鬆了手，無論一千五百，還可以落點銀子；若是揀多的拿不肯釋放我，姐姐我同你說的話，我雖落在這火坑裡，出身究竟比那些賤貨重些。我也拼了這條命，盡一個從~而終的道理，小胡固然不能到手，老龜也是人財兩空，他此時還在我那裡等信，你想想看，好不容易遇這個人，又遭了這折磨，這不是我命苦麼？」說著眼圈一紅，早滴了幾點眼淚。

那個妓女見她如此，也就代她怨恨，說道：「你莫向這裡想，看他怎樣說，總要代你設個善處之法。」說畢，那人又到那張桌上，向眾人斟了一回酒，那個妓女望著一個三□多歲少年說道：「你們今日所為何事？現在只管鬧笑，人家還在那裡等信呢！我們這一位已是急煞了，你們也看點情面，究竟怎樣說？」眾人被她這句話一提，也就不鬧，大家好好的議論了一會，只聽說道：「就是這樣說，他再不行，也就怪不得我們了。難道人又被他硬占住不成？」眾人又道：「如此好極，我們就此去罷。」脫著大家起身，攜著妓女，雙雙攜手，下樓而去。

天子與日清看得清楚，心中已知道八分，說道：「這姓胡的不知是本地何等樣人？如此可惡，人家已將身價說定，他又來添錢，我看這妓女頗不情願，先說什麼窮秀才，後說什麼胡癩子，這兩個人的稱呼，人品就分上下了。」日清道：「我們向店小二問就曉得了，看是哪院子裡的，如何設法倒要出點力。我看這女子，倒不像個下流的。」二人正說之間，小二已端了一碗鴨子湯上來，日清問道：「適才那桌上一班妓女，是哪個院子裡的？離此有多遠？」小二道：「客官是初到此地，怪不得不知道，這裡有個出名的妓院叫做聚美堂，就在這西湖前面一里多路，有條福仁同內第三家，這同朝東大門，就是聚美堂，凡過往官商，無不到那裡瞻仰瞻仰。方才在這裡談心的那兩個妓女，一個叫李詠紅，一個叫蔣夢青，皆是院內有名第一位妓女，不但品貌超群，而且詩詞歌賦無一不佳，就是一不隨和，尋常人任他再有錢，她也不在眼內。現今這李詠紅新結識了此地一個秀才叫徐壁元，卻是個世家子弟，聽說文學頗好，家中又無妻室。李詠紅就想隨他從良為室，前日已經說定身價，不知何故又反齒不行，被胡大少爺加價買去。現在這些人皆是徐壁元的朋友，不服氣，一定要代他二人設法，我看是弄不過胡家的，胡家又有財，又有勢，地方官皆聽他用。徐壁元不過是個秀才，有多大勢力。」天子聽了小二說的這一番話，忙問這姓胡的究竟是誰？不知小二說出何人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